

五花劍

三

話說柳眉娘自小便有大志後來年華略長寡母云亡自思生長小家門祇凋零毫無憑藉怎能够貴列椒房就慮及心有天高命如紙薄承恩宮禁著願難償及至余秀英進了王宮他心中就動了幾動此次入宮來探表姐原想相機而動冀遂初心所以聽他表姐的陰謀急欲露面於真王之前道旁弱柳一株便可望移我禁苑誰知急於目見偏不能立刻遂心一個輕易不出宮寢終日駐蹕花園的真王到了這彼株者子專誠求謁的那一天忽然將他友好好像有心回避阿嬌情思惆悵萬分這時候排問繡書偏檢着仙緣逸史開編第一便見那裏王神女夢裡奇緣一片芳心倏驚欣喜喜的是架中書籍無數隨手抽取偏檢得這一本專講情緣之書想必我與甯王該有因緣之分如此一想便覺得心花怒放意態全開了驚的是襄王神女良緣契合却在夢寐之中倘恍無憑較之清醒白醒的大有真幻之別我同甯王的因緣只怕是一場春夢如此一想又不覺柳眉皺聲苦壓含愁起來嘆了半個時長忽我轉念自解道陽台一夢雖屬夢幻之非真然而傳勝到今可算是風流佳話我一向心大不能遂願縱不能真與天潢貴胄為偶只要能作這麼的一好夢也就快意遂心了况我見古今說部中美滿良緣往往有因一夢而起的我如今繙着這本書檢着這般事安知不是一個佳兆呢由此著想心中又高興起來一聽窗外銅龍已是滴聲四响眉娘就命侍女展開錦被料理安歇養息好待明日打扮起來再往花園去尋覓那風流玉子於是移燈就寢侍女們伺候他卸下了翠翹珠鈿脫下了繡袂羅裙眉娘便坐在床沿上自己褪去了蓮鈎解開了藕覆雙彎斷月放在膝上把那吳綾七尺一層層剝了下來端相移時復把他一層層裹了上去然後換上那一雙二寸有零三寸不滿大繡花的睡鞋一迴身睡入錦衾睜着香肩倚枕側面而卧此時情狀直可使見者銷魂無奈他獨宿空幃悶煞了半床衾枕可不辜負這如花的美貌似水的良宵麼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眉娘睡了上床那侍女便取被押上床就把錦衾四角押得平平整整然後輕輕的放下那挑挂帳子的金鈎便自捏手捏脚的退到後房之內歇息去了眉娘睡在床上恨不得早入黑甜鄉裡一夜酣眠養息好了精神準備待會甯王時應用誰想被窩轉轉想到那轉聯入宮的快樂睡魔早不知道

住何方。急盼天色黎明。早與意中人相見。忽又慮終夜不寐。熬了一夜的辛苦。不免要減褪容光。於是那思想睡覺的心腸。又比那盼望天明的。心腸格外急切。無奈翻來覆去。眼睜睜看着那碧紗窗上。曉色晶瑩。俄聽得窗外有人。任丹揮洒掃。旋又見復房侍女。走入綉闥。吹息了燈光。任窗下洗滌器具。拂拭几塵。燦爛朝曦。照到簾腰之下。那對面余秀英的房裡。也像是有人起來。眉娘此刻想要起身。披衣坐在床中。只覺得頭眩目昏。四肢酸軟。異常猶如宿睡未醒。擁衾坐了一會。寔在掙扎不起。就喚侍女斟上一杯香茗。飲了幾口。放在名盤。仍復倒入衾中。却不知不覺的神魂。飄蕩逕往那大槐安國去了。看即主招贅淳于郎馬洞房花燭的繁華熱鬧去了。這般一個玉精神花模樣的人兒。怎經得徹夜不眠。此時疲乏萬分。這一覺便直睡到那貓睛轉下方才。海棠睡足。香夢惺忪。侍女伺候他披衣起床。捧上粧台。伏侍梳粧膏沐。厨房中已來問過。纔次迨至梳洗既畢。傳上餚饌。眉娘覺得胸膈飽悶。不思飲食。只勉強吃了半碗。杭米飯。噙了幾匙雞皮火腿湯。旋即停著侍女伺候。他漱了口。拭了面。大家方去吃午飯。這時候那自鳴鐘已報到三點一刻。眉娘便叫過一個侍女來。吩咐他道。你到前園去。把昨日引導往游花園的兩個宮人喚來。就說今日我心中覺得煩悶的狠。要再往花園去游玩一會。散散心懷。叫他再來引導前去。侍女答應往前面去。後眉娘又喚過一個侍女。再送上一盆面水。重勻粉靨。再點朱唇。又打開鏡奩。把雲鬟攏掠得一絲不亂。更把兩隻蓮瓣重加裹束。換上一雙刻縷的鳳頭鞋。侍女又捧上簇新時樣的一套衣服。伏侍更換裝束。才舉兩個宮女。恰好嫻嫻而來。到眉娘面前。請了一個安。眉娘就命他先行自家。仍一手扶著一個侍女的香肩。出了宮門。看就遣守門的內監。傳呼香輦。囑咐在園中長春殿下。伺候眉娘。纔來到殿前。見一輛朱輪小輦。已先停在那邊。後更一字兒排着四乘雙輪小車。是預備隨侍宮人們坐的。眉娘見時候已是不早。急想往承天閣去。不使耽擱。即時登輦。又命兩宮娥兩侍女。一齊登車。司輦的官便跪下。請示問貴人。還是要遍觀園景。還是專到某處。一游。眉娘是心有專注之區。就擡起輦。惟回諭內官道。我聞得承天閣風景最佳。王爺終日駐蹕其間。却不使前往游玩。你們知那邊左近有什麼台榭。可以選賞。閣中景致。就剎那邊。停輦內官啟道。有所望仙樓。繫在承天閣對面。閣中能見的景緻。樓中也一樣能見。就請貴人到那邊。駐輦罷。眉娘聽說有這樣一個地方。恰好對着甯王真像。天造地設。不禁暗喜。當下就命啟輦。經過了幾處。

池沼多少樓台曲折迴始到了雲仙樓下司琴內宮啟請下筆宮女侍女已先在簾前侍立眉娘便走下簾來早有守樓宮監出來跪接眉娘諭令前道自己便扶着侍女拾級登樓先在迎面樓窗一看對面有所高閣與此緊相對峙芳心大喜竟好像已經與甯王相見一般不知這一次眉娘豈不覺得甯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因想成痴因思成怨

相需愈切相過愈疏

話說眉娘上得望仙樓來看見承天閣就在對面心中十分歡喜便就靠着窗櫺的椅子上坐下內侍獻上茶來眉娘接茶捧在手中暫且不飲一眼望定了對面閣上知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芳心自忖忽想起唐詩有雲望仙樓上望君王正不啻為我今日寫照望了一會見閣中悄無人影聲聞閣後疑感甯王又往何處閒游回頭一看這守樓的宮監鵠立一旁便用手指着對面問道王爺不是常在這閣內駐蹕麼宮監稱是眉娘又道閣內清閒的狠莫非今日不在閣內麼宮監道今日是許旌陽真君的聖誕王爺昨宵徹夜未睡時交五鼓即傳呼儀仗前往真君廟降香直至今日下午方始回宮這時王爺已入宮安寐大約明晨方能駕旋花園隨身的內監皆跟着王爺入後宮去閣下僅留下幾個守門的內宮所以如此的寂寞眉娘聽罷那一肚火熱的情懷一時頓如冰冷只不便形於顏色任此便不能久坐暗暗的嘆了一口氣立即下樓登聲一路上無心賞玩園景一直回轉西宮到了自己房中也不卸華被也不更便服一納頭倒在牙床壓住繡衾僵臥夜飯傳到只令侍女端去吃了這夜十愁萬緒勾上心頭少也有五百遍搗枕捶床一十聲長吁短嘆翻騰了半夜到得三鼓以後便自睡着酣然一覺直睡到日高三丈方始起身起床後全沒心情懶於梳洗坐在榻上晌午猶未上粧台余秀英又扶着雛鬟緩步而來見眉娘雲髻披肩睡容滿面便說道我有你這種懶散的樣子莫非昨日又未那人相遇麼說罷便接着眉娘坐下低低的問道昨日為何又不能相值難道又被了甚麼人邀他去遊麼眉娘就把昨天不遇的緣故對秀英細細的說了一遍又嘆了一口氣道這一件只怕是望梅止渴呢秀英道你且莫急今朝午後且去一走我昨晚燈下代你卜了一課機緣已動今日若仍不遇明朝是一定可成的我豈不能為你施點小法術只是這姻緣事大紅鸞會自有定之期如果急於撮成恐將來反有不利眉娘唯唯答應又道此事若不能成尚求明以告我我就不作指望打斷了這條退心秀英說我與你為姊妹我幾曾同你

說這虛話，你趕緊叫侍兒替你梳洗起來，喫了午飯再去走一遭。不管遇不遇，只當是游花園的說罷。又切切的叮囑了許多話，旋即分手。這日早後，眉娘又到望仙樓去探聽得甯王今日正在閣中，並未往芳心亭。喜就命侍兒移張椅子坐在窗外，以待甯王一顧。緣繡三生，坐在多時，曾未見藩王外出。忽見內宮數輩由外面引進了文武數員，一齊趨入閣中。直到日墮時刻，各官仍未見出。看官要知道甯王平日與各官商議政事，均在外庭偏殿之中。惟遇有秘密軍機，始宣召。李自然、郭大春一班人來這承天閣計議。這日是接到鎮江來的捷報，驚聞金山寺所屯精銳被揚州徐鳴皋等那一班劍俠斬刈無遺。甯王聞此，當是以特召這文武心腹能臣入閣密議此事。一時計議未能處定，柳眉娘独坐樓上，四面顧盼景物，徘徊有侍候。忽聞天色昏暗，料想今日是不能見面的了。於是上簾而返到宮的時刻，早已千門萬戶燈火輝煌了。這夜又顛倒夢想，勉強按住心神，敷衍的睡了一夜。次日大早起來，想道：我一連三日入園，皆遇着甯王有事難道。今日又有事不成，料想這一次斷沒有仍然不見面的道理。這一日格外裝扮得風流美貌，心中又忽覺高興，萬分用過了午餐，就仍帶着宮娥侍女們離了宮門，直向御花園而去。到了一个所在，聽見又有兩個宦官在那閒談，說是聞得王爺屯了一枝精兵在鎮江金山寺內，早不多日，忽然來有一個姓徐的帶了一班劍俠，俠客把寺破了。非非禪師十分了不得，無辜不見了腦袋。王爺聞知，心裡惋惜的，了不得，要設法捉拿這姓徐的替禪師報仇。昨日軍師們來見王爺商議了大半天，想不出妥善的計策。王爺今日陞座金鑾寶殿，宣召滿庭文武計議這件大事。令他們各上條陳。這時尚未退朝，不知定了善策沒有。那劍俠不曉得是什麼樣人，為何這般利害。聽見軍師說別的人總有法子制伏，只是那劍俠制伏不住。即如余半仙神通，雖然廣大也難設法制伏。那劍俠聽見說，甯王今日在朝議事，此刻尚未退入花園。今日要想相逢，只怕又成畫餅了。這時既已到此半路上，又不便退了回頭。只好再住前行，且到了望仙樓中，再作道理罷。想了一回，煩惱無限，沿路看花迎簾，無心賞玩。若非坐在簾中，昏昏沉沉的，不覺得已到了望仙樓前。司葦內官啟請貴人下轎，眉娘嬌嬌散散的下得簾來，且不登樓，只在樓下花叢中往來闊步。惆悵了許久，忽然間想起一件事來了。該應也是柳眉娘好運交來，所以湊着了。這種機緣，碰巧遇這般事，勢必要眉娘想起了什麼好事，且看下一回分解。



話說柳眉娘散步，藉藉然想起園中名勝，以承天閣為第一。甯王在閣之日，不便往游。今王出朝，羣臣我何妨。趁此時先一窺閣中勝景，想定主意，就命宮人前道：「我自却扶着侍女，輕移蓮步，徑向承天閣內宮官，知他是余仙姑的表妹，不敢怠慢，請坐。」獻茶，又引他徧覽閣中美景。眉娘心想：「在此多耽擱些時刻，或巧遇甯王，回閣得晤，非面亦未可知。」乃游覽多時，天已薄暮，尚未見甯王。眉娘暗自嘆嘆，心灰意懶，正在出閣，忽聞外面傳呼：「甯王回閣，得晤。」王爺回，蹀躞假意作出那迴避不及樣子，巧巧與甯王打个照面。甯王是風流情性，忽見這好花，照眼不覺停頓。王趾一再垂青，眉娘也媚眼流淚，將甯王顧盼一番，然後翩若驚鴻，出閣，逕去。眉娘數日，就愁一朝快意，上輩一逕，回到宮禁，把方才得遇甯王的話，告訴了余秀英。說道：「文字雖作了一篇，已呈經試官，寓目未識，能合格中式，否？」秀英道：「你說我的課，不靈。我前日不是對你說的，昨日不見面，今日是應該一定會合的。」歷賢妹的紅鸞已照，包管明日午後，佳音呢。眉娘道：「全賴賢姐維持，感妹感激不盡。」秀英道：「自家姊妹，何必套言說罷。」便回房去了。當日無話。次日午後，眉娘正在房中間坐，思量昨事，暗祝蒼天佑成。此良緣，勿聽有個宮監，站住余秀英門外，稟道：「余半仙着人來請仙姑，暫回府。」第一行說有要事，立待面會。相商旋聞秀英傳訪來人，先回，隨後就到。不知所為何事。過了片刻，秀英走到眉娘面前，說道：「我哥剛才叫人來請我回家，想必是為你的姻事。你靜聽罷。」頃刻便有好消息來。談笑一會，秀英便出宮回府去了。直到黃昏以後，方始歸來，就着人來請眉娘，請到他的房中。一五一十把余半仙同他說的那番話，悉數告知。眉娘原來痛玉昨日一見眉娘，便覺神魂失據，細想宮內沒有這樣的人。後來問了內監，才知道是余半仙表妹，心中躊躇了一夜。翌日晨起，就飭錦繡飛馬，往傳余半仙到天香閣來，問他表妹柳眉娘可嘗字，意欲聘他為西宮嬪妃。就倩半仙作伐。即日等候回音。余七答應了出來，就遣人來把妹子秀英請到那甯王御賜府第之內，相與商議此事。秀英是與眉娘熟習定了的，就叫他哥哥回復。那急想崩王子，他就即時回宮，一一告知眉娘。好代他頓撇愁煩。常法歡喜，眉娘感謝了秀英不盡。那邊甯王一得了余半仙回復，一面命欽天監選擇吉日，一面鳩工庀材，在那中宮之右，西宮之左，那一塊空闊地方，日夜興工，造成了一座迎仙苑。把余秀英移到那苑中，居住。騰出西宮屋宇，鋪設齊整。自甯王

擇定行聘吉日秀英就帶回眉娘同任余七賜第內暫住待吉那甯王按照選娶婿壻的大禮直至吉期將柳娃迎入西宮甯王寵愛異常自與柳妃成婚兩月有餘絕不出宮門一步朝朝飲醪夜夜絃歌柳妃年雖幼小而承歡貢媚爭妍取憐的法子却是个老成典型把一个荒淫無度的昏王籠絡得全無二心大有終老是鄉之意不獨把上書房分挑舊寵一概棄置如遺就是那後宮佳麗三千亦莫不秋怨統角是以餘桃趁着只個空子終日與行雲翻風等十個宮女輪流取樂後來餘桃的色胆漸漸的愈長愈大看見余秀英嬌媚妖嬈高出行雲一千人不啻萬倍就有些妄想天鵝之意每遇秀英香車出入他必急急的奔赴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徵逐追隨秀英初見他面寵生得尚不討嫌原有個收為近侍之意偶然假以顏色他便不自檢束對人每露情懷秀英因他不知丁東早挾怨恨於心以矣恰好這日甯王設宴為他苦舌的向余半仙慶功官王酒筵之前對眾宣情令人不耐是以不待終席託故辭歸不料中花園正遇着那個倒運該死的餘桃不識時宜不知趨避隨車後竟大胆闖進迎仙苑來秀英見甯王席上情形恐他就前來牽纏與女仙聲名有碍乃藉這餘桃作个榜樣用尖刀把他殺了屍其首級懸挂苑門甯王遂為之止住羊車不敢前進自第九回以下所述皆前部書所未及申明各情特為補述一番至此已完下回書中就要接叙劍俠大鬧王宮的故事。

第二十一回

飛劍驚心香魂欲斷

靈符入口豔魄重回

話說當日一塵子任甯王花園內用劍術唬倒震濛震濛子在後宮內用劍術唬倒柳妃只為要將余半仙調出招魂就戮以便設法解救趙王座上數萬生靈那奸王果被這一唬急將余道召到王宮中了劍俠們調虎離山之計宸濛胆子略大且當要殺徐鳴皋全家時曾見劍仙施法一次此次雖仍然懼怕及至祭道召來劍仙引去便已心定神安只可憐柳妃是幼小嬌娃從未看見過這般利害一見白光繞身亂翻無可躲閃不由的心驚胆戰芳魂豔魄便隨賊的一聲從泥丸宮飛出飄飄蕩蕩不知落往何方一座玉山頹然竟倒迨至劍仙已去神魂竟不能自己歸來余秀英聽得宮監傳言心想表妹受傷不及乘車那兩瓣金蓮便也以飛的向西宮直撲到了西宮寢室之外早聽得宮娥們一片哭喊之聲心中大吃一驚疑劍仙尚在宮內施展威風自家慌忙未將法寶移帶將用何法抵敵如此一想不覺

停住脚步心內躊躇起來。一回忽記起這房此時正是深夜，這月滿流瀉的時候，即用手擦入小衣之內，把那隔紅塵的一條藍橋，拆下也不顧挑源，口口紅面，便藏入袖裡，就冲不覺的胆子壯了，凡分三步兩步的搶進了柳妃臥房，滿擬以此藏中假他劍術，不料進房以絕不見劍仙的絲毫踪跡，只見成羣宮女一齊圍住床邊，狂呼亂叫，秀英心恐柳妃被害，即推開眾宮女，跪床前，有一個宮人名叫吳鴻，是柳妃最貼心的，其時正抱住柳妃哭喊，秀英叫他去手叫了一會，這吳鴻是眾宮女齊聲說道：仙姑來了，脫鴻姐快些讓開他，方聽見回頭看秀英站在床下，他便丟下柳妃，爬下床來，口叫仙姑，你老人家快救救我娘，娘罷秀英走近一步，看見柳妃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面放青色，星眸不開，櫻唇微啟，喉口鼻之間已無絲毫氣息，用手探其胸際，方心一熱，哭哭的跳個不住，細看全身毫無傷損，知為驚恐過甚所致，料想天致無碍，便令司茶宮女取個滾湯一盞，捧在左手，且又用右手疊成劍訣，向盤面畫了一道道魂鎖，驚的符章口中又念念有詞，移時誦咒已畢，使命眾宮女將柳妃擁抱坐起，秀英親手捧了符水，好是柳妃口是開的，就把只一盞符水對着口中直灌，不料柳妃喉關緊閉，就如同上了封鎖，了一般，灌入口中，旋從口角邊津津流出，秀英便停住不灌，又在盞內加畫了一道開通喉鎖的靈符，正待再灌，忽聽外邊掌門宮監高聲報道：千歲駕至，大家一聽，那在寢宮床前的眾宮女一齊跪接，只有那扶掖柳妃的四名宮女不敢丟手，未嘗跪迎，甯王已帶着余半仙款步入房，眾宮女齊來迎駕，甯王見柳妃這種情形，料必是凶多吉少，想起了年時的恩愛，不由的涕淚交流，流幾幾乎放聲大哭起來，秀英急急搖手扯住說道：王爺不必驚動，娘貴體保管無妨，余半仙也使從旁勸慰數語，旋對着他妹子余秀英說道：我看柳娘娘形狀不過是着了虛驚，並未受凶鋒傷損，何不用這魂鎖驚符咒救他，只是我想他喉關不開，須加以開通喉鎖的符章，方能有效，秀英聽他哥哥說罷，左手指着那右手捧的一盞溫水，說道：妹子早已見及將兩樣靈符畫在這盞水內，正在預備灌下，恰值哥哥隨侍王爺御駕到來，故而暫緩，不然早已灌下了，呢甯王便對余半仙兄妹二人各施半禮，說道：是印仗神術得慶餘生，孤王感德不淺，半仙秀英連忙跪下同聲說道：愚兄妹過蒙優待，未敢後勞，今值柳娘娘受些驚恐，正當竭誠施展小術，何敢當此重禮，王爺但請放心，包管一刻工夫，教柳妃娘娘芳魂重返於時，余半仙兄妹跪在王爺的身左，一個跪在王爺的身右，甯王便即垂御手。



手一个將他兄妹撻了起來請秀英趕緊施法秀英就捧了符水款動金蓮走到柳妃面前把盞放在柳妃口邊徐徐的灌下王爺同余半仙立住旁邊觀看說也奇怪柳妃這半日本如死人一樣的符水入口忽然能以吞咽喉間汨汨作响一直灌下丹田不消片時大半盞符水化成去其八九只剩了一口多些眾宮女一齊驚喜道娘娘喉間已飲符水灌入許久不覺先回流出口外仙姑符法真不靈驗得極我們娘娘命中該應有救星了那飛鴻宮女格外喜形於色只見王爺尚雙眉愁鎖便屈膝啟道前一回仙姑只畫了一道符符水灌入娘娘口中一滴不能下行都從口角流出後來仙姑又畫符一道這回便灌得入肚娘娘玉体大約可以無碍了當王爺一點頭愁容便減了少許秀英符水僅剩了一口便自己把盞所剩的一口吸盡更用力頻頻的哺氣哺了一會旁邊站的人聽得柳妃腹內咕呱作响好似那轆轤車水的一般秀英這時便不喘了抽身走過一邊王爺正欲有言忽見柳妃的柳眉一蹙檀口一張哇的一聲吐出了大塊痰涎口中便連喚愛呀唬殺哀家也眾宮女歡聲雷動齊聲說好了好了娘娘果然甦醒了王爺又驚又喜又痴又惜搶了一步搶到柳妃身畔低低說道子童莫怕兒人已去孤家同你表兄表姊均在這裡呢柳妃所見王爺之言雙眸星眸見當王立在堂前表兄余半仙站在左邊表姊余仙姑在右首無數宮女簇擁成團心中恍惚莫知所之便呼道王爺表哥哥表姐你此此莫非地府相逢麼眾人知道柳妃驚魂未定故有是言當王便寬慰他道子童不必疑慮並未命喪兇鋒不過受唬一時曾迷今賴你表姐廣大神通用符咒將你救醒孤請你表姐與你作伴以後當可無憂了柳妃開眸無語秀英便對當王說娘娘神氣亦復請上永安殿靜養王爺且請出去命太醫檢一帖安神定心的藥餌煎成送服明日便可復原娘娘生体有我調護儘可放心說罷便呼眾宮女服侍柳妃睡下當王見有秀英在此心中安慰了許多向秀英再四囑托然後帶着余半仙一仝出去這日當王便不敢入後宮留宿余半仙對榻宿任承天閣內恐他人暗算言且接過不表下回書中便要叙趙王庄一班劍俠解救數萬人性命的事看官莫急任下此刻有郭併務侍候這一會子再來慢慢的寫下去罷了

第二十二回

護國寺李武德進

景德鎮義士投進旅

話說那一日一葉飛雲鶴三三及河運船寄兩生同封關入教王宮內竟蒙先將柳妃唬倒旋即退出宮中一塵便

來在萬花樓唬住叛王迨海鷗賺得金牌調回余半仙暗地通知亦即退出惟河鷗兩生未及施展本領一齊退出王宮與寬裳半途相遇同駕劍光回庄經過法壇三人商議順便窺探於是共把劍光按住因怕妖術利害不敢闖入壇中便在壇外半空從高望下見那茅蓬內愁雲慘霧前日在瞭台上看見的時候早已淡了許多知妖道既被調開眾人性命便有八九分可救五人不禁大喜寬裳便向一塵道我們且回去看一看眾人行景再定解救之方一塵答道正該如此說罷便一全把跨下的神劍用法連催就如星馳電掣的一般霎時五朵仙雲同落在趙王社義勇營中軍帳外徐鳴皋帶着徐萬及王能李武迎上前來說道眾法師尊長大告功成弟子當得叩賀海鷗子便問鳴皋道賢契你何以知道我輩是功成而回鳴皋使一面請一塵等五位入座帳中一面說道自從師長去後弟子心注眾人性命便遍赴各營巡查干初時先見眾人仰臥床褥如灰色雙睛到插喉間疾响呼呼有聲弟子見此情形心中萬分焦燥惟恐眾師尊一時不能得拜錯過了緊要的關頭追到了紅日當中已屬午時三刻方恐一萬餘眾一時同入幽冥誰知到了此時再看眾人面色倒反略見紅活眼睛也不翻了再過一時大眾手足四肢又漸漸的能以運動了料想妖法已解就知道是眾位師長玄奏奇功海鷗便向一塵寬裳等入說道果然余七所施的法術是片刻間斷不得的怪道他見金牌躊躇不肯遽去後來聽見我說王爺如果有失就便殺盡了趙王庄上一萬餘人性命也是徒勞無功他方才肯離法壇還說道可惜白日心力半付東流將來要戮眾魂不免重新費事呢可想而知這種法子雖然利害却是一刻歇不得符咒的此時已歇了半日未曾作法縱使他從這個時候照前作起料想他一兩日內斷難將眾魂誅害大約非再煉七日不能成功啐一塵寬裳說道七弟所想不到羞我們略歇片時親去看看眾人的情形再議進步的法子必須設法把眾魂招展方可免生後患任絕那妖道空心眾人齊聲道是大家坐了一會徐壽全王能李武已將飯菜送上一塵寬裳海鷗河海鷗奇兩生五人已刻離庄未刻始返皆未曾用得午膳徐鳴皋救人心切當午也未嘗進餐這時候已是申初大家略覺放心腹內皆有些飢餓於是飽餐一頓淨面漱口已畢一塵子使命鳴皋引道往看諸軍鳴皋引着五劍俠先看中營親兵一个个雖不似從前昏迷却仍是如醉如痴半明半昧的樣子眾劍俠知道是魂魄未曾復體之故又往各營看了一遍諸軍形狀大致相同便同回中軍帳來商議招回

眾魂必賴梵典之力。竟說重申前說請一塵誦誦真經一塵道誦經不難只是這趙王庄中既無可延之僧徒又無  
 可借之法器這却如何是好呢。李武便從旁插嘴道弟子去年在景德鎮訪友曾見彼處有一座化國禪寺僧徒有五  
 百之多。是一所絕大的叢林其地距趙王庄只有二十五里之遙。若召化國寺僧眾來作道場法器自必齊全。倒是一  
 舉兩得的事。師父若欲招彼處僧眾弟子情愿一行。眾俠義道如此甚好。鳴鼻使對李武舉道此時已交酉刻今日是  
 斷斷趕不及回來的。我教徐壽同你前去務必儘今夜趕到景德鎮上住宿。明日一早到寺延請僧眾要儘午前回  
 來。千萬不可有誤。李武答應了兩個是字。正待同徐壽起身。一塵子道二位莫忙。老衲尚有話說。徐壽李武站在一傍  
 聽候。一塵吩咐當下。一塵子對着徐壽李武說道。我想這座化國寺。既然是偉大禪林僧徒又如此之眾。寺中文字難  
 免不是奸王的心腹之人。金山寺遠在下江地隔千里之遙。那非僧尚且是奸王的羽党。何況這近在南昌的寺院  
 呢。今欲不延彼處僧人。奈這邊人地生疎。趙王庄諸人盡被妖術所迷。不能言語。寔不知左近地方可有別个小小的  
 僧寺。況且寺院過小的所任僧徒自必有限。法器亦必不全。如今只好是暫借這護國寺的僧徒法器一用的了。只是  
 往延寺僧的人。須要謹慎。仔細余七賢官作法要戮這趙王庄上大眾的魂。護國寺內的僧人未必全不知道。此  
 時要請他們禮懺前來。恐怕他向那余七洩漏風聲。是於眾人的性命不獨無益。而且損說罷。便對鳴鼻道。賢姪心  
 極精細靈敏。此事必須賴汝一行。徐壽李武二人難免不悞大事。汝到寺內見了知客。就說是銜教頭前次兵敗。殃及  
 多少無辜的兵丁。現在要請七七四十九位高僧。啟建三日三夜水陸道場。使一眾亡魂超生出冥。他們見是甯王手  
 下的人。延請禮懺。自必欣然而來。你再向帳房內支銀一百兩帶去。送他作經費。或不敢圓滿。再找他們若有盤  
 詰。你須隨機應變。千萬不可說出趙王庄來。以免另生波折。你帶着徐壽李武同去。領着七七四十九个僧眾一同前  
 來。等僧眾到了庄中。縱然知道些風聲。我那時自有法子挾制於他。就不怕他們有什麼變動了。鳴鼻唯唯聽命。就往  
 帳房中去取銀子。原來這趙王庄自從招了義勇。就立了銀錢出入的所。在支應各營的軍裝各勇的口糧。竟與營規  
 營制無二。只不過不叫糧台。却叫帳房。這帳房之中原有正副司帳二名。現在兩位司帳的先生同眾庄丁。均是妖道  
 將魂招去。日夜昏睡不醒。鳴鼻使自向帳桌的抽匣內尋出鑰匙。開了銀櫃。取了五十兩一錠的兩錠銀子。包舊銷好

了銀櫃走到中軍帳上把銀子送與一塵子過目然後藏入帳裏告辭之江海鷗子又問鳴皋叮囑一番鳴皋唯唯便帶着徐壽李武二人出了莊門李武引道一行直奔景德鎮而去走了十里路光景忽得那滿村鳴柝已報二更深夜之中不進去敲寺門使僧眾心滋疑慮鳴皋躊躇了一會便與徐壽李武道今夜且不必至護國寺二位可在邊方覓一旅店歇息半夜待五鼓再行起程只不知客寓却在什麼所存李武道記得前日在邊方再轉一個灣子便是往景德鎮的總路這裡有一所泰安客棧我們且走到那裡去住宿罷鳴皋道甚好當堂三人又復前行走到行時轉過一灣果然是一條官道兩旁民居稠密各樣的店舖俱皆開門只有兩所茶館一處店堂幾處飯店尚未開門向南路旁有座高大門牆門外牆上支着一個鐵架挂着一盞玻璃六角燈上面寫着老泰安棧安寓客商八個大字鳴皋帶着徐壽李武入門投宿店小二迎着說道三位客官幸虧早來一步小人正待出來收燈再遲片刻便要錯過了宿處呢就是這時候已經來遲寬大的上房早有客人住滿現任只空着一間相房其中只得兩榻未知貴客可能將就一宿呢鳴皋道這却無碍好在我們是五更以後就要起行趕路的小二就領着鳴皋三人來到相房之內點起一盞油燈鳴皋是腹中已餓便叫店小二去作夜飯小二道這時候沒有什麼好菜蔬就要買也無處去買呢鳴皋道只要有點小菜可以下得飯的便好小二答應去了一會子用方盤捧着一壺茶三個茶杯一桶飯三副碗筷另外兩樣菜一樣是肉絲煮豆腐一樣是蝦子蒸豆豉擺在桌上請用三人飽餐一頓店小二見三人未帶行李送進了兩副被褥鳴皋吩咐他五更的時候預備高湯點心小二答應收拾碗盞道聲安止捧盤盪去徐壽把房門閉好了鳴皋獨睡一榻一宿無話以下要事情且看下回再說罷

第二十二回

施妙計絆住半仙踪

運神功共致雙俠術

話說那一夜徐鳴皋住宿泰安棧雖然無事只是遊王庄上的那一班劍俠却未嘗無事呢原來一塵霓裳海鷗河海鷗寄五劍俠每晚均講究打坐的工夫這夜半到三更工課已完一齊起身料理安睡着看帳前去依然酣睡不醒知是魂魄未歸之故惟待僧徒召到好憑佛力喚返群魂懸想待鳴皋明日早到寺早則晌午暈則午後總可借

僧眾到來那時即起法場誦招魂經咒便可見功只是誦經救眾須備三日夜工夫但不知三日夜中余七可能不再施妖法只要這三日夜內妖道不再到法壇這就容易為力了正議論間忽見帳外闖進了一個婦人編衣素裳翻如鳥墜燈光之下一時看不分明王能侍坐在旁疑是妖人正待拔劍砍去只見那婦人緊趨兩步走到眾劍使前口稱鍊師諸位快請設法將趙王庄一千人救救大家定睛一看原來是烈婦孫大娘冤家又自先聞言問大娘黃夜到此何幹若說要救眾人性命我兄弟們已遠鳴翠義士去請僧徒只待僧眾一到法器一齊我們一塵二哥就要登壇行法的指大娘又復檢社稷道才亡夫夢中前來託兆說道余妖道晚間與奸王高議過了今夜一到明早就要仍回法壇施展戮魂妖法據說是今日被賺回却誤了大事又要再費三日工夫早知不是王爺所召率性等到了午時三刻戮過了眾人魂魄再回藩却却也不遲甯王却說劍客的利害非常若不是仙師到來性命恐不能保想必是道術高妙劍客聞風而逃不致遭其毒手一心要把妖道留住作伴妖道却說魂已招齊惟待誅戮八九元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趕緊接續尚可急於見功再有耽延就要曠日持久恐有人暗中壞我的大法就要前功盡棄枉費心神一次無成再作使難有效又畫了一道符錄說是能避刀劍教奸王佩在身上便可刀劍不傷議定明早仍舊去壇中行法亡夫特起來託夢叫我立刻上法帳稟請眾位鍊師火速設法使那奸王不讓妖道出宮這無數的生靈方可以救得回轉亡夫又說自家斷頭未續不敢來鍊師座下現形若薦一塵師佛力無邊將來有事便可自來報免有轉折貽誤五位劍俠同聽得孫大娘這番言語便齊說義士死心仁義真是難得他如此用心我們自當效力大娘且請回帳我們自有阻止尊夫子一待啟了道場之後自當由一塵子代乞佛慈孫大娘拜謝而去一塵子便對寬寰海鷗等人說道如今要阻止妖道不到法壇可不需十分費事只要我們兄弟不拘那一個乘著今夜再用劍術唬住了奸王他便甯死也不放妖道離身半步了河海坐道依我的拙見不如就勢把奸王妖道一齊也用劍殺却以絕此後無窮的禍根鷗寄生極口稱讚道河海之言良非河漢一塵處處得鷗三位道長以為何如一塵子道二位道兄所言冥冥快人快語只是但知其不知其二竄王所為原屬一小道本應立予誅戮只自今却有兩層不便第一層他是天潢貴胄現在叛逆未甚昭著若遽加以誅戮難免究弒藩王的罪名二層自止德武宗淫蕩浪遊擾亂天下民庶天

心震怒要把這大明朝的江山使他知所改悔到了武宗知所改悔之日這奸王自然顯擺王法此刻還非其時至於妖道余七他也是應運而生且所學道法之教却有幾處正直幽深元妙道法稍淺者便不能親破有數端非我輩所能挾制就是元真子一人尚有不能抵敵他的地方必須留他生相輔而行方能有效所以此時不便率意而行只好暫且用劍術嚇制使妖道不能兼顧行事待救回閭庄大小的魂魄再議以後的章程只是行事要儘量寬宥若逢至明朝便慮勢有不及率性待我去走一遭靈囊海鷗也欲前往河海憑寄兩人一齊起程同聲說道三位道長均已任奸王宮內立了功勞只有餘兄弟兩人同去同歸絕無絲毫勞績此次不勞三位鸛駕且讓愚兄弟稍展寸長一塵贊道是真不愧俠義我們倒不便爭住埋沒了二位的心只此去須千萬當心既要使奸王性命間不容髮他方才胆墮心驚且要使他大體受傷方見異常的本領倘或悞傷了他的性命便是違背天意非你我俠客之所為鄙意既是二位同行可連那妖道一併唬倒我來替三位分派河海兄弟去唬甯五鸛奇兄去唬余七各有守責各顯功能二位尊意以為然否河鷗兩生同說一聲道長分派極當愚兄弟謹遵道行靈囊道此刻已交四鼓二位請速起行龍海鷗道二位快去建功五鼓聲中玄侍鸞驟返馭河海生便對鷗寄生道這時候却是不早了俺二人作速一行罷說着便從腰下抽出了龍泉三尺用口一噓用手一拂化成一道白光鑽入河海生的胯下河海生望着一塵靈囊海鷗一拱又回頭望着鷗寄生說弟兄先行賢弟速至番邸相會說罷鳴皋連起那白光便驮着他飛上雲霄鷗寄生也便不肯再遲他的寶劍却在袖底抽將出來也是一拂一噓劍端便也發出一道毫光便不見劍的本質只見他隻身一躍隨着劍光上躡猶如一條白練被疾風捲上半空只原來七子十三生別人的劍都是藏在七竅之中惟有河海生的劍是藏在腰間鷗寄生的劍是藏在袖底劍仙藏劍原有這兩種法與那藏在竅內的並無上下優劣之分一塵三人見河鷗行後大家稱贊十三兄弟們其工夫正不亞我們七子河海鷗寄必能不負此行我們今夜率性不眠坐在東方發白罷彼此意見脗合遂仍舊各據一席合眸靈囊運用內功不到兩刻功夫聽得中軍帳外連連起了兩陣微風料是河鷗兩生功成而返三人一齊開眸觀看果然雙使同立帳中三人便俱起身下榻勸勞一番大家歸坐王能因徐善孝武跟着徐鳴皋往景德鎮去他一人兼司茶飯其時隨侍一塵靈囊海鷗三人未眠獻上茶來大家飲畢一塵子詢問



兩生入宮。曾不得手。一生自陳。向入甯王書房。先用劍兒。陷着身軀。子細一看。奸王獨卧南面。正榻。妖道護榻東西。相陪。正榻上。已經野聲。東榻上人。却盤膝而坐。寂無聲息。好似入定。頭陀的模樣。二人各施手段。奸王固冥然罔覺。妖道亦昏若無知。於是各人留下一劍。放在元兇助惡的致命要區。好待他觸目驚心。自悔從前罪過。縱或怙惡不自悔。改想他受此一駭。也斷斷不敢放余七出宮的。茅蓬內戮魂咒法。一時可保無妨。況且我們一邊有一塵師率領。尊僧精佛。經引魂歸舍。只須越三日。夜為時不久。妖道既無從阻止。更不及防備。這庄上一萬餘眾。是必能出死人生的。只待鳴皋。凡延集。縹流。即日開經。好任是妖道不能分身。指日便成功。可見也。一塵道全賴河鷓兩兄。先為之地。將來救回眾命。全是二位大功。河鷓兩生道。還仗一塵師六通之力。謙遜了一回。天已大亮。一輪曉日。光射帳中。一塵因即日要率縹流宏宣。覓便先默坐養神。其餘四位劍俠。也便一全寂靜。究竟河海鷓寄。用如何唬住了奸王妖道。自有交代。在這下回書中。

第二十四回

錯中錯道士悞為僧

驚上驚着王幾作鬼

話說那日。余半仙天明出來。走到外間。崖裡。正待叫喚道僮。伺候梳洗。以俟甯王晨起。告辭出却。立赴法壇。重施大法。務儘三日以內。殺盡趙王庄上一眾生魂。他的兩個隨身伏侍的道僮。早已站在那邊。一見余道出來。同叫一聲仙翁。他二人便本着臉。睜四隻眼睛。直注在余道頭上。心內說異道仙翁。平常作法的時候。只不過提劍在手。從未曾用劍。插在紫金冠下。髮髻之中。今朝是作什麼法兒。却裝出這般的模樣。想了想。又看了看。又想司茶水的宮役。送上面湯。香茗。二道僮竟不知道。把伺候梳洗的事。丟在九霄雲外。余半仙不解其意。喝道。你二人。呆着什麼。還不快些伏侍我洗臉。二人駭了一跳。不敢說話。一個趕緊送上面湯。一個急忙遞過手巾。又放開一面手鏡。擺在半仙迎面。正要低頭洗臉。驚從鏡中。看見自家的髮髻上。插着一件東西。仔細一看。却是一柄利劍。劍柄在前。劍鋒向後。不覺大吃一唬。要想自家拔下。惟恐傷損頭皮。便喚道。僮。輕輕的一齊落下頭髮。半仙並不留現。出青耿耿的頭皮。好像是新雞的一樣。好一個老君法術。竟無端變了。獼勒的門徒。這時是真無法可使了。余半仙此刻疑感劍仙。尚在屋內。惟恐甯王有失。也不顧他自己。變盡了本來面目。急忙忙三步作兩步。齊追裡間房來。一心要到甯王榻前。看着光景。尚差兩步。驚聽甯

王在帳內大叫不好，余半仙大吃一唬，便連走也走不及，便直對榻上一撲，帳內一鑽，甯王正坐任被中發抖，忽見一個光頭鑽入，疑是一座子，又來便又大叫：「噯呀！身子住後便倒房外侍衛聽見，王爺喊叫他，他是整日整夜戒備，存嚴一聽，王爺高呼：『旋即命帶軍器蜂擁而至。』這時已因甯王悞聽，余七為刺客，一唬昏了，倒臥案中。余七定睛一看，見甯王枕旁橫着一口利劍，一個繡枕被劍砍為兩段，甯王頸邊有血流出，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余半仙吃驚不小，細看甯王頭頸並未受傷，且後微受劍鋒擦破，血出順頸細流，料於大事無碍。正擬拾劍察看，這劍也同自己頭上取下的那劍無異，手剛欲近，忽化了一道白氣，飄然有聲，劃破錦帳，瞥然一閃，已不見了。余七乃伏任甯王身畔，要想施法攝轉驚魂，侍衛們持械而來，見有一個和尚伏在王爺身邊，便一齊大呼：「快拿刺客，莫要被地逃走。」說時遲來時快，早有兩個侍衛搶步上前，便把余七拖下，有的說：「快用鎚來，槌碎他的脚拐骨。」有的說：「快拿刀來，挖出他的一雙眼睛。」攪得紛紛一任，余七分辨大家總不聽見，余七的两个道僮趕來，扯住一個領班的官官，告訴他們眾侍衛捉的那个和尚，不是刺客，就是他的師父。余半仙又告訴他，余半仙夜間被刺客削去了髮髻，所以變成了一個和尚，又拿着被刺削下，連着紫金冠的一個髮髻，給他驗看，他才從人叢中對准那和尚認真的看了一會，果然就與余半仙便大聲招呼眾人道：「諸侍衛快些鬆我丟手，這個不是刺客，却是余仙爺仙爺的頭髮，也是被刺客削去的。」說這數句話，方才招呼過眾侍衛，却果然一齊丟手，一个个站在地下，呆若木雞。原來眾人不是謹遵領班的吩咐，乃是中了余半仙的定身神咒，一齊定住，身軀開了這如許時光，內宮中早已得有消息，柳妃驚魂初復，嬌容弱体，尚未康強，余秀英深恐怕他驚後着驚，傳人心驚，便成難治之症了。當下遍囑宮人不要將王爺受驚的話，向他提及，自家私自到御花園來，看王爺及他同胞的哥哥，一巡到了上書房，看見一個和尚站在王爺的卧榻的跟前，捧着一盞水書符念咒，這和尚面對裡邊，看不出是何容貌，秀英心內不覺大詫道：「這是那裡來的和尚，憑何法力，持來此處施展，蓋我兄妹的顏面，如今我哥哥却住何處去呢？」一面想，一面便走近榻畔，不及看王爺作何形狀，便轉臉於外，子細看那畫符咒噴水的和尚，却原來這和尚不是別個，就是自己嫡親的哥哥，心中更不禁鴛笑起來，暗想：「我哥一向都作道裝，為何一朝削去頭髮，放出頂上圓光，學作僧家樣子，且既已削去頭髮，何以衣履一切却又仍是道家的服飾，一毫未改僧裝，這個闊請

簾真使我無從揣測。這時候却不便問侍救醒王爺之後，彼此無事，再細談緣故。不遲回頭看時，一個內侍靠住甯王，坐在榻上左右，又有兩個內侍二面扶持，再看王爺面色，猶如金紙一般，口角有涎沫外流，其氣不減於柳妃前日。旋見他哥哥余半仙，捧盞對着王爺的嘴，緩緩的把符水灌下。又用右手捻訣對着王爺面上，心口兩處，畫了兩道靈符。然後退到窗前坐下。秀英也便移步，在他哥哥身旁一張椅子上坐下。未及動問，那余七就對他妹子一五一十，把昨夜入定被劍客刺去頭髮，今早梳洗，始及察知，以及王爺的枕頭被劍砍斷，誤認一塵子驚倒床下，後來侍衛又誤認爲刺客，橫施兇器，被我用法定住，他們若無小小法術護身，險遭无妄之禍。秀英方恍然，道：「爲僧之故，便道：『怪不得這班侍衛，一个个呆着不動呢。』」妹子方才一見，就疑惑他們是受了定身咒的模樣，却不道有這許多緣故。呢，領班侍衛其時也站在旁邊聽了，余半仙所言，始知眾侍衛久立不動之故。當下便爲眾人請罪求恩，解放他們。余半仙道：「不知不罪我，非必欲定他們，只因他們橫以兵器相加，故而無可如何。借法術以自保，此刻他們大眾可也知道。我不」是刺咎了，你看我放了他們罷。於是便對眾人念了數言，眾侍衛便一齊能以行動了。這時甯王也便醒了轉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孽芳容畫師受重賞

讀麗句清夜自念悲

話說眾侍衛被余半仙用法定住，又用法解開甯王驚唬，亦漸漸蘇醒過了數日，精神一切如常，恨劍俠如此胡行，擅敢在孤家宮內開得綠女們，一日數驚見神鬼鬼，這一般模樣，常見余半仙頭髮削去甚爲詭異，道：「仙師有這等法力，何以不能伏制於他？」從此宮中防備較前更加十倍。侍衛分班護守甯王心中，總是搖搖不定。日久宮中平靜不見什麼劍俠的形踪，甯王也就忘却了。誰知柳妃自被驚唬之後，三好兩歹，尚可支持。這日忽玉體病勢沉重，雖御醫診視而終不固，故一月昏暈了數次。自料人世不能久存，甯王又未在宮中，仍是早朝與諸臣商議大事，拿獲刺客未回家，分咐眾宮女幾句，我本擬待萬歲回宮，說些難捨難分話，頭表表我衷腸之意，奈幽冥私不能稍留片刻。我之一死原不足惜，但願聖壽無疆，將叛黨一律削平，永享太平之福。我死九泉瞑目矣。你們乃是舊人能體聖意，須要小心奉侍，再爲我轉奏聖上，今後休要念我了。所謂閻王要定三更死，誰人留得到五更，霎時血嘔盈升而斃。章下內監宮人

人朝罷道啟奏萬歲大事不好了柳娘恨於午刻仙遊甯王一聽眉頭雙縮為何孤王早朝時娘病尚未重這半日天竟生意外真其人有暫時的禍福天有不測的風雲嘆了一口氣旋退朝排駕逕往西宮止不住淚流滿面道詢悉柳妃臨終遺言元為悲傷不已皇家厚歛自不必言但說甯王思想柳妃整日整夜的不出宮門御膳進來不能下咽每夜坐以待旦睡處不知到於何方忘餐廢寢一連數月朝也不復上的賊也不提靴的步月賞花之下更增惆悵得十分雖後宮佳麗多人不足動昏王一盼朝朝暮暮魂夢相依然陰陽相隔再不能親覩芳容有一官監上前啟奏道聖上如此傷悼未免有損龍體不如召一畫師將娘娘像摹出懸諸卧榻之旁雖死猶生甯王大悅此意甚合孤家降旨召畫師入宮雜時應召者皆金陵浦口人氏姓彭名旭初寄住江西素稱畫師中妙手翌日畫畢進呈御覽甯王果見花麗玉貌神色宛然即賞黃金百兩錦緞十疋以歸命官監將娘娘遺像懸出擺上設筵陳上酒來請娘娘飲一樽罷想當初孤王淺斟對酌何等歡娛為何今日嬌皮不動冷清清的我坐生銷帳裡怎不痛煞人也這柳妃生長小家頗工詩詞當入宮思見甯王之時做出了許多詩句一一收藏錦篋甯王那忍開閱這日甯王無事任花園散步歸來偶將柳妃舊日收藏的佳作翻出情致纏綿令人不堪卒讀其一深院月詞曰花池露月籠烟翠被寒侵悄不眠淚眼五更腸九轉怎生禁受夜如年其二月圓詞曰天長夢短人難見獨自數殘更流雲吐月空生虛白誤認平明遙知今夕箇懷與我應有同情可憐單枕香衾濕玉臂寒生這一枝秀韶之筆巾幗中所罕見設配一目不識了之輩則猶如珍珠埋於瓦礫裡豈不可惜然即配一以通非通之流不能將做者心思和出亦覺索然寡情所以才子佳人本相連而缺一不可甯王雖屬逆叛而位列極尊持不知腹中曾有點錦繡否欲知甯王錦綉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余半仙施法顯奇

楊一清登壇拜師

話說甯王本係天潢貴胄少小攻書必不能似平民人家子弟然天姿絕頂一目竟能十行素昔酷好風雅專與文人學士為伍自叛逆之心一起才把風雅二字丟開日以聽信妖法為事所以余七兄妹擅權言聽計從弄得這皇室糊糊塗塗幹出許多事王章國法置若罔聞至甯王腹中錦綉從何而見當在承天閣瞥見柳妃回轉宮中一心欲聘為西宮也曾吟七絕二首贊柳妃風神秀麗舉止天然穿一套編素衣裳真無殊天仙下降月娥臨凡其詩曰天姿國

色冠群芳畢竟花王獨擅長多賈胭脂濃絢染動人最是晚霞粧含頰含笑復含噴噴著眼分明太逼人羞與狂且通一  
盼低頭托故弄羅巾觀此詩知甯王腹中才華自是加人一等從來謀為不軌的人豈是有絕大本領絕大才智將一  
種欺君上害忠良之心彌縫的絲毫露不露即如漢之曹孟德宋之秦檜當時奸跡昭彰全無一人知愧所行的是假仁  
假義哄騙人心及至死後賢奸自辨這聲名遺具萬年手暫且不表且說甯王心想柳妃夢魂顛倒因余秀英今前  
來勸解愁腸頓釋了十分秀英亦意中人故而嬌音一出便有苦惱情新之意然而秀英全不露出色相來甯王亦不  
敢造次常與他兄妹二人商減賊虎的法子聞日前闖進宮中均是劍仙俠客來去無踪但見一道白光能使人頭落  
地今柳妃既已嗟歿而孤家如何保衛可以高枕無憂且仙師頭髮被賊削去不壽一上策怎能雪心頭之恨最可  
惜仙師設壇作法已是八九圓功之日哭被眾劍使用偽金牌調回致使全功盡棄幸而孤家洪福齊天劍過處略受  
微傷多虧仙師法力得以保全無恙余七兄妹跪奏道微臣有一妙法制他只要他再來攪亂官闈便教他無一生還  
只此法師父曾經囑咐叮囑萬不可輕用致干天怒最為發害此陣名曰陷仙陣需三百六十日之功用黑鷄黑貓黑  
狗血染成旗幟遍插宮垣暗設地羅天網仍他飛仙到此總難越雷池一步况區區劍使輩更在掌握之中甯王大喜  
降旨依計施行勿稍延緩宮中由此平靜甯王如意愈對廣聚天下豪傑招兵買馬將鎮江南京安徽一路要隘節節  
安排並私通外夷納賄監官朝臣有知其意者均敢怒而不敢言是時大明武宗皇帝未生太子不時常任各省巡幸  
宸濠白夕覬覦多緣劍使們在趙王庄聚集義兵諸多礙手不敢遽犯京師這日一塵霓裳海鷗等探悉余七兄妹在  
宮中擺下一陣十分利害眾皆無策束手維徐鳴皋王能李武三人挺身而出對裏裏海鷗一塵說道這陣不過專恃  
污穢用事我們不用劍術以自家本領倒要前去試驗試驗三人商議已畢飽吃一餐起身才到官門外抬頭一看但  
見黑氣濃濃上冲霄漢知其中必有蹊蹺今既來此豈能生退縮之心王能道讓我進前你們二位隨後即來接應以  
拍手為號王能一踏步上了宮垣手持短刀一柄往下一跳李武徐鳴皋在外等候多時全無影響李武向鳴皋道請  
兄不必同去倘若多時不出兄即趕回報信設法來救我們說罷一飛身往下一跳那曉得這陣黑暗異常攜手不見  
掌怎辨東西南北口聞一片喊殺之聲二人存陣內走了半天會不着面雖有全身本領從何處打開出去惟有閉目

佛獲而已。聞余七大喝道：何處奸細快將他二人捆綁前來轉瞬間黑氣全收。官垣上紅日西斜，你們奸細若百多人從裏招出便鏡，你活命王李二人，大罵道：我們替天行道，你這叛賊不必多言，要斬便斬，罷了。旋命刀斧手在午門外梟首懸竿示衆。嗚呼！一聞此信，奔回報到一處，竟海臨知道，便將先後入官垣的情形一一哭訴。因此陣寔在污穢難當，此劍俠潛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矣。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其時山東德州臨清地方揭竿起事，外夷亦蠢蠢欲動，明武宗正德皇帝幸召楊一清統領十萬雄兵將跳梁小丑醜蕩掃盡。楊一清年少多才，他根初生時就有佳兆，大不相同，欲知楊一清初生時及後來一路榮華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迷靈異風雨送麟兒

夢前因破題游杏苑

話說楊一清年下登壇本係有根基的，然何以不戰靖兵四夷，悅服王師所至莫不望風而降。有一看官問道：楊一清如何有前因在？下將他根基來應詳細表白一番。天下無前因的人，是有一種濁氣，天資愈魯，雖用盡了苦功，苦多則一舉子而已。天下有前因的人，是一種清氣，賦性聰明，只須略讀些經史文章，獲青紫如拾芥。楊一清前世乃河南嵩州小堂峰的一慧林和尚，年過八旬，清修四十餘年，明心見性，功行漸次圓滿。只因未曾出家的時節，四十年前在俗界俗苦樂酸甜色色經過，大率佛意事多，快心時少，抑鬱不平之色。時時現於眉際，雖後數十年如專脫徒而一點雄心終未發洩，只此影子猶存，便覺塵根未斷，除非更入洪爐乃得超羣大覺。一日九秋天氣，正日落西山之候，楓林晚景寂寥，中又遠逸，正是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當日慧林方丈門上對聯，即此二句。慧林在山門外曳杖閒遊，看月光如水，注視門上對句，忽然觸念前緣，及回頭轉念已覺神志動搖，不似平常模樣，呼沙弥前來將座上油燈上盞焚香一爐，閉戶靜坐，因信口題偈語四句於壁，其詩曰：大虛本無物，此心亦可擬。試聽鈞天奏，都成鸞鳳鳴。題罷遂擲筆息念，閉目合掌，並無一言。打坐至一月之久，初時兩眸或啟漸覺鼻息杳然，圓寂去了。是夜近出高陽縣中忽然雷電交作，風雨交馳，一位富貴神仙降生出世，原來楊村楊光第家四十無子，他夫婦二人專惜字紙，將街坊上所貼招貼以及污穢中所落者均仔細檢出焚燒無遺，見乞丐無衣無食必設法周濟於他，使他飽煖而後已。雖無大功大德，而即此一片至誠心亦足感動了上蒼。這夜子時生下麟兒，奇香滿室，取名一清。夫婦愛如珍寶，一兩



歲時舉動靈龜離口不能言心性自爾了徹長至五六歲供書上學聰慧異常非尋常十行一目却如已讀之書七步三  
童大有老成之句惜其早失怙恃恐他父母未能生受榮華及年登一十八歲不知不覺便採芹香道河南藝西正科  
旋又高舉桂蕊登年十二月間收拾行囊進京會試取道嵩山雖三十六峰一時不能游遍如那懸鶴台鷄鳴嶺諸多  
名勝都已信步領取漸次走至少室方丈時當臘月中旬樹林晚照遠近稀疏正露出月任止方一聯對句恍然如有  
所會急欲拾級而上只見一沙彌立在門前搖着手說不是來時且莫要來又因日已西沉僕夫催促下山口得悵然  
而返歸到旅舍已是掌燈時候一日游山神倦飯後三杯便解衣朦朧睡去恍惚又到嵩山方丈前門仍閉着不知怎  
的便身已進去不見一人只見香一爐燈一盞自身早已坐在禪床上朝壁念那四句偈語宛轉凝思正在心口默  
記忽聽外間風聲驟至思歸旅舍不得其門而出正焦躁萬分猛然驚醒是南柯一夢及至京師忙看會同年拜老師  
輪蹄袞袞早已開過了又幾見了這上國繁華却復記空山幽夢直到進會試頭場首題却是於我如浮雲一句偶然  
機塞思一句竟不可得因而觸到夢中那偈語首二句似與此題相合欲舍此竟無可易輒轉再思因夢中得句疑有  
神助遂添一馬字寫在卷上太虛本無物此心亦何懼焉以下七篇如瓶瀉水忽然容易起來了搜着一管毛筆真是  
一揮而就及揭曉之日果然高中會魁那主師就賞其破句高渾餘亦天造地設與會淋漓京師聲名大振乃知坐主  
閨中針芥台多是山僧壁上口頭禪欲知中會魁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金榜下尚書擇快塔

玉堂中新貴喜聯詩

話說楊一清既中進士年少才華寒酸中不可多得赴宴時那一派風流儒雅就是這京城大識面去處也都人人稱  
羨那時京師風俗信楊一清不多幾時遂為當朝吏部尚書同鄉張綵擇為快婿殿試後高居二甲得賜出身即於拜  
闕之日告假歸娶妻袁京前允十分榮幸正值清和時節一路上薰風送暖駿馬加鞭洋洋得意難行程諸多花柳亦無  
心賞玩矣非不一時歸到家門而廬舍一新不覺頓增氣色泥金捷報巍巍然高貼中堂剪綵營花綉爾斜簪紗帽六  
親迎謁口口都道恭喜貴人四鄰觀瞻個個指稱不日顯宦原來前朝一中進士於士途最快一切清華要職可操券  
而得若暫就州縣三年定有欽取之榮御史料道竟像回不得他的所以趨炎附勢之流都來捧着銀錢躬着身子求

笑納寒士得此遺際有不喜形於色楊進士終是福命大的人雖不能全不動心而亦稍有欣幸此係閒談一筆叙  
單表張尚書擇婿的喜報到家知小姐許配新科二甲楊一清夫人訂期於七月七日迎入府中暫住東邊花園內  
另日擇吉完姻這場進士出入尚書之府觀其氣象尚等潤線大不類新進士家火氣之中乃帶三分之色但見家奴  
世僕都是頂戴職員商鼎廚軒半出御府頒賜又見東園宏敞白石幽奇看不盡聯對匾額數不盡樓閣亭台回想在  
家做秀才時竟不知嵩陽縣中有此勝景信步尋覽行過高柳碧桐之外又是一帶曲徑如房傍有露井一方綠桃一  
株掩映其上上綴秋花數朵結實繁夥不覺驚喜以為奇瑞竟欲作詩紀之又思道府中食客頗有名流恐無佳句壓  
服眾望反低了進士身分不如作个良賈深藏或為隱拙之計曾幾何時尚書府中傳出姻期定於八月初三日入贅  
那屏開孔雀掩隱芙蓉一切之奩儀從之盛是不消說的只說這張小姐儀容秀麗德性幽閒文紅又墨件件都精合  
爺之夕偏生說要付麼催妝詩却扇詩那催妝詩便已將就應去云這却扇詩正在那花燭交拜之時官翁臧奴之際  
忽一中年保媒雙手捧出一卷大紅五鳳御花箋上面先有兩行高聲傳說請新貴聯續成章方准却扇楊進士雖素  
號才高七步但迫於燈火焚煌管弦鼎沸此時精神飛越領略小登科的滋味那裡急促做出詩來心中想一回更惶  
恐二回倘若靈機頓塞不能信筆直書非特失了素日才名亦且被小姐恥笑沒奈何只得拂箋一看上書秦樓月當  
年吹下紫簫聲左思右想不敢輕於續出正徘徊間陡然觸動夢中偈語後二句正與此音韻相調語氣相貫如出天  
然較之前番用作破題尤為合格遂假作凝思一霎時援筆立書試聽鈞天奏都成鸞鳳鳴仍由中年保媒捧進賓朋  
閱之無不喝采真所謂才子佳人矣一清此時比中進士點二甲榮耀更加了十分須臾交拜畢齊上牙床一夜魚水  
和諧恩情美滿此不言而知一清心中暗想登高第得美妻皆借重夢中詩句作成豈不是官貴姻緣皆是一定麼恨  
不得那夢中偈語再多見幾句留為下半世受用才好正是欲令美人官翁却須將偈金詩偷看官們凡到僧舍游  
玩壁上有詩切記不可忽略

